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四五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51)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794);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5);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五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G.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5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794)；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5)；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794)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5)

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6)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通过的决定，现在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邀请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M. 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查它面临的问题。

3. 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请安理会注意奥德·布尔将军送来的关于苏伊士运河地段最新事件的一份报告(S/7930/Add. 80)。

4. 尤努斯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目前所要审议的局势问题上存在两个情况：第一，八月二十六日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发生的事件；第二，九月八日苏伊士运河两岸的交火事件。关于第一点，安理会听取了以色列代表的发言(第一四四六次会议)，发言者硬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对此负责。然后，安理会听取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同上)，这位代表断然否定了以色列的这种说法。除了这两个发言外，安理会手头还有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的一份报告(S/7930/Add. 74)，这个报告引用了双方发言中有关证据的实质部分。该参谋长后来又提出了一个报告(S/7930/Add. 76)，这个报告证实，在这一事件上没有结论性的证据。后来的发言以及安理会理事国间非正式交换意见使人觉得只能有一个结论，即安理会甚至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事件的基本事实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5. 至于九月八日苏伊士运河两岸的交火问题，证据相对来讲是比较充分和清楚的。根据奥德·布尔将军的报告，在运河两岸都观察到发生爆炸以后，以色列军队在格林威治时间十三时二十五分首先进行了射击。看来，这就导致了双方的持续射击，直到后来安排了停火为止。安理会立即授权其主席发表了遵守

停火的呼吁〔第一四四八次会议，第73段〕，我们希望这一呼吁能得到充分的尊重。

6. 就安理会来讲，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审议中东局势中一种爆炸性的变化了。这一局势的核心问题是阿拉伯的某些领土目前处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之下。我们都知道，外国占领总要引起反抗。说明这一历史事实的事件在各国的生活中是并不少见的。因此，阿拉伯对以色列占领的反抗并不是一个奇特的或难以理解的现象。

7. 这一局势涉及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一点应该予以明确。一方面，有些事件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违反停火的行动。另一方面，有些事件则是外国占领的自然结果。

8. 谈到前者，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清楚的。任何一方都从未提出不受停火约束。的确，奥德·布尔中将在安理会文件S/7930/Add.74的第7段中说道：在八月二十八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向他保证在该地区继续无条件地遵守由安理会规定并已被有关各方接受的停火，以及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作出的，并在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予以延长的关于在苏伊士运河上禁止船舶调动和军事活动的具体安排。”

9. 如果以色列当时也作出类似的无条件的保证那就合乎我们的心愿了。可是，在九月四日的安理会上我们却听到这样的质问：“埃及是否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今后发生同一性质的进攻〔第一四四六次会议，第50段〕？”以色列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后还说：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对将来维持该地区的停火有极大的关系。接着，在九月八日，停火中断了。

10. 我国代表团对居住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人民所遭受的惨重死亡和财产的损失深感哀痛。

11. 谈到由于阿拉伯人反抗而引起的次要事件，我们认为，这些事件需要有性质不同的考虑。在道义上和法律上，这些事件另成一类，很难与违反停火的行动相提并论。占领区的居民，在外国占领军不正义的压迫下，除了进行反抗别无其他出路。可是关于这些事件，却在问题性质上发生了可悲的混乱。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论点，说是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未能确保

压制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反抗，才招来了有准备、有计划的进攻。我们认为，这种论调乞灵于早已被判为非法的军事报复主义，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12. 安理会无法非议占领区人民的痛苦心情，也不能容许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继续存在下去。谁也不会引暴力和死亡为乐。但是，安理会内外主持正义的人士必须考虑造成这些可怕后果的原因。

13. 中东再次陷入紧张局势之中。问题在于：安理会应该怎样做，才能求得一个既公平，又合乎正义，又体面的解决方案？对于这个问题，安理会曾经提出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答案，这不是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它所安排的停火，那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是指后来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这项决议规定了撤出以色列武装部队以及其他一些解决问题的原则。事实上，前面几位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已提到执行这项决议以及冈纳·雅林大使成功地实现其使命的关键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要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最大的希望在于雅林大使能够成功。

14. 布瓦耶先生(塞内加尔)：我只打算在这场已进行了几天的辩论中作一简短发言。我记得，安理会主席已就这次辩论作了一项庄严的声明〔第一四四八次会议，第73段〕。

15. 我十分认真地反复读了奥德·布尔将军通过吴丹秘书长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对于吴丹秘书长在求得体面解决目前中东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应当致以特殊的敬意。

16. 我遗憾地说，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档案材料可悲地缺乏足以判断双方责任大小的证据。缺乏证据并非联合国观察员的疏懒与无所作为所造成的。他们一得到通知，就竭尽全力，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做了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他们手上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足以确定哪些说法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到有关地点去一下，也没有时间去查证某一地区显然汇报过的某些情况。

17.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能要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不再受其控制的地区中所发生的事件负责，因为这些地区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被非法占领了。

18. 我国政府认为，在严格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各项规定的基础上，与雅林大使进行真正合作才是导致建立公正的、持久的和平的唯一途径。我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愿意贯彻这项决议。我们欢迎这种合作精神，并对埃及人民和政府表示同情。

19. 我们重申，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而不是发动空袭或用步枪、火箭和大炮进行射击，也不是收集所谓的一致意见，后者事实上不过是回避问题的解决罢了。

20. 根本的问题首先在于撤出用武力占领的地区，并且停止炮轰城镇。其次，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民享受他们固有的权利，允许他们在其祖先的土地上和平地生活。

21.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多年来，安理会一直在探索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途径，现在这一努力又一次受到可能使战火重新燃起的某些事件的干扰。虽然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努力对付那个更大的危险，否则，和平的长远目标将会离我们更加遥远了。

22. 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保持了将近一年的苏伊士地段停火，现在在两周的时间内遭到了两次破坏。两起事件都有惨痛的生命损失。在九月八日第二次事件中，引起许多伤亡和损失的射击是在辽阔的战线上进行的，其规模之大使人感到不祥。这些不幸的事件预兆着什么呢？我觉得将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似乎还看不清楚。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大莫过于这些只是违反停火的孤立事件，而无后继的行动。然而那样想却又太乐观了，因为很可能这些事件预示着会出现一种新的更危险的局势，也许达成苏伊士地段停火的各方连最近几个月来在他们的军队以及人口中其他分子的行动方面所表现的那一点点克制和忍耐态度也不会保持了。我们可不能忽视出现更暗淡的前景的可能性，而必须尽力避免它。因为如果出现这种局势，那就不仅将使停火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也要使岌岌可危的和平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23. 在这种形势下，我个人理解到，以色列政府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双方都愿意严格地遵守停火。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口头上的愿意，不仅需要有不首先开枪的决心，而且还需要避免挑衅，避免一切可能引起误会的行动。换句话说，维持停火需要小心、谨慎和不懈的警惕性。而最近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这一点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24. 象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事件，在任何时候当然都是令人痛心的，但在中东这种狂热的气氛中，它们预示着更大的灾难；明摆着的危险是，破坏性更大的其他事件将会以可怕的不不断升级方式接踵而来。

25. 九月八日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种情况。那天，剧烈和大规模的交火造成了双方惨重的死亡和财产损失。不管安理会诸位理事国代表对第二次冲突的原由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对其潜在的意义认识上则只能是一致的。我高兴地注意到，就连苏联代表也承认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这样做，就他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26. 非常明显，在这一事件中，双方都没有表现出他们在停火安排中保证要做到的克制态度。同样明显的是，这次战火的爆发已经加剧了发生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这就是安理会必须立即着手对付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这就是安理会面临的最紧急的问题。我们必须着重讲清楚，上两星期的事件对停火来说只许是孤立的例外现象而不能让它重演，更不能让它成为螺旋式上升的暴力行动的开端，以至于进一步危及联合国代表雅林先生的真诚的努力。全世界都在焦急的盼望雅林先生能够实现和平解决。

27.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自从这两起事件以来，有关的双方政府都已表示他们有继续严格遵守停火的愿望。他们明显的责任是，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全面地将他们所声明的意图付诸实现。在我们方面——安理会方面——我们的责任是坚持要求双方不仅应该遵守停火，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还必须给各自的地方指挥官下达严格的命令，禁止违反停火和一切可能危害停火的单方面行动；最后，我们还坚持要求有关各国马上搞好他们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在各级的合作。而且，即使做到这一切，安理会也还

有未尽的责任。在中东目前的情况下，停火并不是和平；若把停火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一个愚笨的骗局。停火只是产生与建立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公正的和平尚未产生并被有关各方接受之前，停火仍然是一个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的局面，一个脆弱的、有可能爆炸的局面。

28. 各方长期没有加紧进行公正而永久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必须做的艰巨、枯燥、费力的工作，这已经拖延得太久了。为了取得一些暂时的毫无意义的策略上的优势，他们醉心于程序问题、语义学的问题，故意节外生枝，浪费了太多的宝贵时间了。

29.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轮廓性地提出了几点可以据以建立公正和平的原则。然而，身受安理会全体委托的雅林大使，尽管作了巧妙的、不倦的努力，至今还是未能使这些原则成为向和平迈进的具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安理会各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想一想我们能尽力的究竟是什么。

30. 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马康南大使昨天（第一四四九次会议）作了精彩的发言，我认为他把我们的确切的责任讲的很透辟，从而明智地把最近的事件放在恰当的背景之下。关于如何阐明安理会的义务，我自己想不出比马康南大使所提供给我们的更恰当的说法了。

31. 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动荡，太多的暴力，太多的狂热了。希望安理会在其最烦恼的问题处于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能够施展及时的影响，使局势出现决定性的变化，不是向着战争，而是朝着及早实现公正而体面的和平的方向而转变。

32. **主席：**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行使答辨权。

33. **阿兹佐特先生（阿尔及利亚）：**因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已有好几次机会由它的常驻代表断然驳斥了特科阿先生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所以我只想作一个特别简短的发言。特科阿先生口若悬河，这是出了名的，我也不打算在这方面与他较量。我们阿尔及利亚

代表团仍然不清楚，特科阿先生是否真希望能够说服安理会内包括他的朋友们在内的任何人，我个人怀疑他是否能够说服他自己。

34. 不管特科阿先生主观意愿如何，安理会面临的问题不是阿尔及利亚的问题。阿尔及利亚既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也不能对今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寒冷和泥泞中悲惨地挣扎在巴勒斯坦的道路上这一事实负责。主席先生，也许你可以向特科阿先生请教一下：阿拉伯人民面对着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以色列军团，怎么能感到欢乐？他们为什么应该在占领区受特科阿先生的某个地方长官朋友的铁腕统治？

35. 二十年来，在阿拉伯各国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眼里，“以色列”一词就意味着丧亲之痛，家财破灭，满目荒凉和国土沦陷。我要补充一句：在安理会上，特科阿先生加在阿拉伯人民头上的污蔑的话多到令人难信，这也就使他自己的种种论调完全失去任何可信之处。

36. 最后，我还得补充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特科阿先生在一再侈谈和平的时候，他的话达到如此令人信服的地步，以至阿拉伯各国都号召它们大城镇的居民隐蔽起来。事实是最好的见证，我无需多谈了。

3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苏伊士运河区，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以色列停火地带所发生的九月八日事件，不能不引起安理会极严肃的重视。以色列武装部队这一新的挑衅是对近东和平的一个新的威胁，也是对安理会有关停火和在该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各项决议的严重违反。挑衅的详情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大使的发言中和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联合国观察员汇报的情况所作的报告中，已经讲得很透彻很确切了。

38. 在九月八日安理会第一四四八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已提请安理会代表们注意下列事实：以色列所采取的行动在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停火区内挑起了新的危险的军事事件，这一点决不符合以色列领导人所作的关于以色列愿意遵守停火决议和以色列正努力维护近东和平的各项声明。

39. 九月八日在苏伊士运河区所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远不限于违反停火而已。它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军事事件。一连串的军事和政治事件表明：一个星期以来，安理会一直不得不对付某种处心积虑的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通过以色列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挑衅活动来使近东形势更加恶化。以色列侵略者挑衅行动的规模和后来所组织的军事行动正可怕地日益增加，而与此同时，特拉维夫的外交家们企图用向安理会提出显然是宣传性的申诉和提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谓控诉的办法来隐瞒和掩饰这些侵略行动。

40. 以色列代表显然歪曲事实，其企图是想表明有人在反对以色列向安理会申诉。

41. 那根本不是事实。关于这点，必须斩钉截铁地指出：没有任何人反对以色列到安理会来，通过安理会而不是通过军事侵略，谋求一个解决近东问题的办法。我们所主张的——我们已经一再申述过的——是：以色列应该到安理会来，并且讲清楚它究竟打算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

42. 但是，以上两点以色列都没有做到。相反，通过向安理会申诉，以色列使用了一种手法，其目的和过去完全一样，那就是，掩盖其继续奉行侵略政策和准备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事实。

43.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代表在此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奇谈怪论来为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进行辩护，而其实这些侵略行动是拿不出文件和实据来解释和辩护的，至于引用某一逃兵和叛徒的证词，则更是无济于事了。

44. 九月四日安理会不得不举行会议审议由侵略者以色列向安理会提出的第一个捏造的控诉，以色列居然对受其侵略之害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了控告；其实正是以色列对阿联发动了武装进攻，并夺去了一部分阿联领土。

45. 安理会各位代表会记得很清楚，以色列在控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连联合国观察员提供的证据都不引用。以色列之所以利用向安理会申诉的机会，纯粹是为了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阿拉伯的诽谤和宣传，

同时对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新的威胁。

46. 更有甚者，以色列代表甚至向安理会发出类似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公然以采取进一步行动相威胁，要挟安理会接受以色列的要求。

47. 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会上的历次发言中，揭露了以色列向安理会申诉的真正用意和以色列代表的威胁企图，同时提醒安理会，这一切都是以色列所玩弄的策略性手法，其目的在于欺骗世界舆论，使人们不去注意以色列为进攻阿拉伯国家而作的军事准备，并为其进一步侵略这些国家的行动制造借口。

48. 在以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充分证实了这个估计。两天前，安理会再次看到了以色列怎样把对阿拉伯各国的口头威胁变成了行动，怎样于九月八日在苏伊士运河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从而违反了安理会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决定。

49. 以色列代表还在安理会中继续玩弄手法。他采用鼓唇弄舌的伎俩，企图歪曲事实，欺骗安理会和世界舆论。他竭力把责任推到受其侵略之害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身上。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它们一次又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侵略者自己的意图和目的。

50. 实际上，在上星期中，以色列两次向安理会提出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谓控诉和显然是捏造出来的控告。这两次所提出的控告都没有得到联合国驻苏伊士运河区观察员所提供的事实和情况的支持。相反，这两次联合国观察员所提供的事实和证据都揭露了以色列的假话，及其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51. 在第一项控告中，以色列宣称有两名士兵被杀死，另一名被绑架。在为这种说法辩护时，以色列军事指挥部未能向联合国观察员提供任何证据，只提出了三个谁也不知道是何时被何人毁坏的钢盔和一些不知是何时由何人留在沙地上的脚印，也许这些脚印是故意布置在那儿的。然而，许多民族都有这样一句谚语：“不要把你的房子建筑在沙上”。现在人们可以借用来说：“不要把你的道理建筑在沙上”。

52. 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出的所谓控告,全部以自己的断言为根据,而未得到任何人的证明和核实。联合国观察员曾想核实第一次两个以色列士兵被杀事件,但没有成功。在明显是虚假的借口下,以色列司令部拒绝提供机会让联合国观察员检验那些据称是被杀害的士兵的尸体。

53. 在这种由侵略者自己制造出来的异常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些人才会相信他的说法,即一些出于帝国主义的和国内政治的考虑和原因,不得不支持以色列所说的和所干的每一件事情的人。而这个以色列已经多次被安理会作为一个侵略国家而加以谴责。有关第一项控告的情况就是这样。

54. 在第二项控告中,以色列捏造了一个新的说法,即他们发现并爆炸了一个地雷。但是这种说法在联合国观察员参谋长奥德·布尔将军的报告中,同样地没有得到证实。

55. 根据他的报告,有一点非常清楚——只须仔细阅读编号〔S/7930/Add. 78 和 79〕这两个文件,就可以很容易地证实这一点——那就是第一次爆炸——确实是第一次爆炸——在十三时零六分发生在以色列占领的苏伊士运河东岸。以色列代表也讲到在同样的时间——根据他的说法是在十三时——以色列工兵确实爆炸了一个地雷。因此,这次被联合国观察员在十三时零六分注意到发生在运河东岸的第一次爆炸,并不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炮击的结果,而是以色列部队自己爆炸了一个地雷。

56. 事情后来是怎样发展的呢?

57. 根据联合国观察员提供的并由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的情况来看,事情相当清楚:两分钟后,即在十三时零八分,在运河两岸开始发生了爆炸。那就是说,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控制的西岸,也发生了爆炸。

58. 在阿拉伯一边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呢?它不会是阿拉伯方面为了对以色列工兵爆炸了一个地雷作出反应(据称这地雷是在运河东岸的车道上发现的),因而实行了“互为榜样政策”,也在阿拉伯领土上开始爆炸自己的地雷呢?不!这些爆炸是以色列方

面对阿拉伯领土炮击的结果。因此,只存在一个正确的结论,即:在以色列工兵在东岸爆炸了一个地雷之后的两分钟,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西岸的爆炸,事实上只是以色列部队炮击的结果,他们在那挑衅性的爆炸发生两分钟后,立即向阿拉伯阵地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口中心开始了炮击,从而违反了安理会的停火决定。

59. 再者,联合国观察员参谋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在联合国观察员注意到运河两岸的数次爆炸后,有过一段间歇。但是谁破坏了这次间歇,这次爆炸的暂停呢? S/7390/Add. 78 号文件所包含的报告,直率地说明了是以色列恢复了射击。在延续了数分钟的间歇后,以色列的武装部队首先重新开火(在十三时二十五分)。这是奥德·布尔将军在正式报告中说的。然而以色列的罪行并不是如以色列代表想假装天真地辩解过去所暗示的那样,是在报告的第 5 段才开始提到的。挑起这个新的侵略行动的责任完全在以色列身上。这个责任在报告的开头几段和以色列代表自己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8805〕中很清楚地得到了证实。从这两个文件可以明显看到:以色列方面在双方武装部队对峙的停火地区前沿爆炸一个地雷的时候,事先并没有将即将爆炸地雷的事通知联合国观察员。

60. 就在安理会讨论此事的第一次会议上,所有对于严格执行安理会停火决定抱有严肃而负责态度的人,不可能不马上发生怀疑。为什么以色列不通知联合国观察员他们将要爆炸地雷?为什么以色列不通过联合国观察员通知对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他们打算爆炸地雷?现在安理会已经掌握材料,正式证实以色列方面没有发出任何这样的通知或预告。这个事实是在九月八日奥德·布尔将军的第二个报告〔S/7030/Add. 79〕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报告中说,联合国观察员没有得到关于以色列武装部队打算爆炸地雷的通知。因此,联合国观察员参谋长的正式报告没有证实以色列所提出的控告,即阿拉伯方面挑起这一事件。相反,奥德·布尔将军的正式报告清楚地表明,在第一次爆炸以后——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是一枚地雷爆炸——以色列方面立即向苏伊士运河西岸开了火,这就是说,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阵地开了火。所有这些都白纸黑字地、正式地、确切地(确切到连时间

上哪一分钟也具体说出)，证实了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事件的发起者和挑动者是以色列一方，是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和以色列的司令部。甚至以色列代表在其发言中如此频繁和热心地引用的《纽约时报》也不得不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对以色列代表来说，该报是权威的消息来源。今天《纽约时报》第七版头栏报道说，一个地雷的爆炸导致了苏伊士运河沿岸四小时的相互炮击。为了让以色列代表听懂这段引语，我将读出英文：“星期天的地雷爆炸引起了苏伊士运河沿岸四小时的相互炮击”。

61. 因此，以联合国观察员报来的多次情况为根据，现在已经正式证明了这一次近东侵略行动的发动者，因而也是策划者又是以色列。这一次，以色列控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第二度尝试，正象关于所谓的八月二十六日事件的第一次一样，整个儿是虚伪的而且一眼就可看穿。因此，以色列的这个第二次向安理会上诉，也只不过是一次新的假动作，其企图是匆忙制造一点掩护，来替新的血腥罪行辩解，并把自己破坏停火决定的责任转嫁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身上。

62. 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第二次控告和第一次一样，都是既无理而又毫无根据的。这次新的侵略行动和破坏安理会停火决定的全部责任都在以色列方面。这次新的侵略行动——经过精心策划而执行的对阿拉伯领土的炮击——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造成的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破坏，其责任也应由以色列承担。

63. 在这方面，必须特别看到一点，即向安理会提出的、其中包含着驻苏伊士运河区联合国观察员汇报的情况的正式文件，没有提到任何事实和资料可用作根据来指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应对破坏停火的事件负责。

64. 安理会听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式代表的多次发言，声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严格地执行了安理会的停火决定。

65. 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故意挑起的动用武器的事件，导致了近东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了，并阻碍了在该地区恢复和平和实行政治解决。

66. 安理会不能不注意到：侵略者在侵占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之后，阻塞了苏伊士运河，破坏了这条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水路国际航运，存心要在那个地区制造更加恶化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存亡所系的重要中心和稠密的居民区处在侵略者的大炮和其他进攻手段的射程之内，处在直接的危险中，它就不得不采取合法的自卫措施，来防止以色列武装部队可能发起的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

67. 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行动正在近东制造着日益紧张的局势，而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侵略的后果一直没有得到清除，近东本来就已充满了军事爆炸的危险。

68. 安理会不能再容忍对实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安理会决议以及在近东实现政治解决的任何拖延了。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强占并要求侵略者的军队从这些领土上立即撤出是必不可少的。

69. 只要侵略者继续霸占着从阿拉伯各国人民手中夺来的外国土地，并嚣张地藐视和破坏联合国的各项决定，近东将继续保持紧张局势，也不可能在该地区实现和平。

70. 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安理会有责任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宣布强有力的谴责，要求以色列马上停止对阿拉伯国家的挑衅性的侵略行动，并应遵照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的决议，立即在近东实行政治解决。众所周知，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条原则，该决议规定以色列武装部队撤出在一九六七年夏的侵略中所占的全部领土，并把那些领土归还给它们的合法所有者。

71.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7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先生，我向你保证，要不是为了下列事实，我将很高兴和苏联代表每天进行一场增强体质的口头乒乓球赛；这个事实就是：他的发言不是有助于维持停火，而总是竭力想把局势和人们寻求正义的、永久的和平的努力搞乱、搞错、搞复杂。

73. 今天上午我们所听到的他的发言根本不需加以任何评论。人们通常会把它称为——用尊贵的代表自己的话来说——又一篇真理报社论。我想我们也应把它同真理报社论一样看待。

74. 我只想说一点：苏联支持埃及进行侵略，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在国际舞台上，莫斯科与开罗奉行同样的政策，同样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奇怪的倒是，一向爱听阿拉伯方面所提供的消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这次却完全避免引用这个来源的消息。假如他注意到埃及苏伊士省省长在九月八日进攻以后所讲的话和埃及就此事件所发表的官方公报，他就会知道开罗已公开表明，我们面临着一个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新政策。极为严重的是，苏联在今天实际上已经表示支持这个危险的政策。

75. 我想对今天上午我们听到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简短地讲一点意见。我也许还没有能够使他相信，阿尔及利亚执行着战争、侵略和对抗联合国的政策，这种政策对于阿尔及利亚厕身其列的其他安理会代表是一个侮辱。然而，我似乎已经成功地说服了阿尔及利亚主席，使他相信我的讲话是正确的。我愿意引用布迈丁主席的两段讲话。他说：“纳赛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接受了停火协议。我们拒绝停火，因为停火就意味着承认失败。”他又说：“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消灭以色列。阿尔及利亚永远也不接受那种保证以色列存在的解决方法。”

76. 我还想指出：阿尔及利亚代表对他的政府继续拒绝接受安理会确立的停火一事，至今一言不发。

77. 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事实：埃及的侵略行动仍在进行。昨天上午埃及一次新的进行埋雷的侵犯活动使得一个以色列士兵负了伤。他的铁甲牵引车在陶菲克港以北大约十公里的地方被一颗地雷炸毁了。这次攻击的地点是在离运河西岸埃及军事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下午，在炸毁铁甲牵引车的地点的附近，又发现了四颗属于埃及军队制式的地雷。进行埋雷的入侵者的脚印向西朝着运河方向而去，那段运河宽一百七十米。看来，地雷是在前一夜，即九月九日至十日夜间接埋的。

78. 还是在昨天，在坎塔拉，埃及人从西岸开火打伤了一个以色列士兵。今天，九月十一日上午，陶菲克港地区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队在当地时间八时四十分、八时五十分和九时十五分，进攻了以色列阵地。

79. 尽管面临这些挑衅行动，遭受攻击的以色列部队还是象他们昨天所做的那样，每次都没有回击。

80. 这些进攻都伴随着埃及的官方声明和埃及报刊评论，二者都说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经采取了预防性军事行动的政策。

81. 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采取有效、公正的行动来谴责埃及的进攻，要求埃及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遣返在八月二十六日进攻中俘去的那个以色列士兵。

82. 主席：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83.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国代表团一向避免陷入与特科阿先生的争论。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以色列的每项歪曲加以评论是不合适的。虽然以色列人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但是我相信安理会各位代表现在已经完全不受以色列各种花招的影响。这些花招只能使他们自己威信扫地，只能浪费安理会的时间，而不会——我希望不会——把安理会引入歧途。

84. 然而，我必须澄清以色列代表昨天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已破坏了两次停火，而以色列却都遵守了。奥德·布尔将军的报告明显地反驳了以色列的这种说法。包括在S/7930/Add. 78号文件中的报告，第10段和第15段证实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受了联合国观察员建议的那两次停火。

85. 昨天〔第一四四九次会议〕我依据那个报告的第5段来证明是以色列在九月八日明显地首先开火。我想再补充一点。布尔将军报告中我所没有提到的部分并不涉及谁先开火的问题，而只报道了运河东岸的几次爆炸。明确牵涉到以色列罪行的有关段落就是我昨天在插话中提到的第5段。

86. 特科阿先生还说：苏伊士省省长在半小时前得到了即将发生进攻的通知，这就进一步承认了我

国政府的责任。而事实上，总督是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东岸有以色列军队的不寻常的集结和调动，象在九月八日发生的一类，那就是一场即将发生的进攻的序幕。我相信，安理会看到苏伊士省省长有机会对苏伊士城平民事先发出警报，从而使他们能避免以色列进攻的伤害和毁灭，是一定感到高兴的。

87. 关于今天特科阿先生再次提到的预防性的措施，我想声明：多次的侵略性进攻迫使我国政府宣布，它将采取一切保护性防御措施以对付把火力对准埃及平民居住的城镇的以色列侵略者。

88. 有人要我们注意 S/7930/Add. 80 号文件中关于“一声步枪响”的补充情况。我想通知安理会，我还没有从我国政府那儿得到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消息。然而，奥德·布尔将军说的是“放了……一枪”。但是他的报告中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实以色列所提出的一个士兵被打伤的说法。

89.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90.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只讲一点意见。不幸的是，埃及全部政策的弱点一直是：它任何时候都准备接受、同意、承认并赞成协议，但它却从不履行协议或实践诺言。埃及政府一再宣称它接受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但它却仍然拒绝放弃喀土穆决议，¹即“不和，不谈判，不承认以色列”。

91. 安理会决议特别要求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协议，要求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当然也要求实现停火。我毫不怀疑，埃及当局的代表已经同意、接受、赞成和承认了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向他们提出的每一建

¹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的决议。

议。然而，如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把他引用过的布尔将军报告中的同一段替我们读下去，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个协议完全没有得到遵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部队继续射击、继续攻击了半小时之久；他也会告诉我们，几天来在埃及报纸上发表并在政府电台广播的官方公报毫不隐讳地说明了埃及拒绝了停火建议。

92.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对开罗的新政策的术语发表了一番议论。奇怪的是，开罗、开罗各报、开罗电台、以及全世界报刊倒是对新宣布的那个政策有精确提法和确切译文的。在所有地方，无论是在这里或中东的报纸上，我们都发现清楚地提到了预防性军事行动的新政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否认，我们过去已领教多次，深有经验，因此我认为问题的讨论可以暂时到此为止。

93. 主席：在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发言的人了。我想提请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除了我已说到的包括在 S/7930/Add. 80 号文件中的奥德·布尔将军报告之外，现在又收到了补充材料，这是布尔将军早就表示过要继续提供的。从我们会议一开始，这份材料已经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的 S/7930/Add. 81 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

94. 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求在这个时候发言，我想建议，考虑到今天接到布尔将军关于在苏伊士运河区继续发生事件的报告，如果安理会各位代表同意准备随时进行磋商，并根据磋商结果，在以后共同商定的时间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的话，安理会会议到此休会。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就这样决定了。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一时二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